



巴黎人

宋勋 / 著

巴黎的斜塔与神秘的圣母院，还有塞纳河上一座座独特的艺术桥。我们早已熟知：卢浮宫的旷世珍藏和巴黎歌剧院的余音缭绕。我们早已倾倒；巴黎人的生活却还如雾中花，他们的优雅与浪漫是一种情调、一种姿态，还是已经成为渗透在生活细节中的本能……

作家出版社



巴黎人

宋勋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巴黎人/宋勋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8. 10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419 - 7

I . 巴… II . 宋… III 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0668 号

巴黎人

作者: 宋 勋

责任编辑: 江小燕

装帧设计: 韩 石

版式设计: 杜 敏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70 千

印张: 24 插页: 3

版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419 - 7

定价: 46.8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 · 神往巴黎

十七年前，我在巴黎住过三个月。正是春夏之交，巴黎城内城外风光绮丽，如诗如画。我特别记得，在去诺曼底一路上，古城堡、古教堂不时出现在眼前，令我直有梦幻之感。我流连低回在凡尔赛、卢浮宫、巴黎圣母院、埃菲尔铁塔旁，为悠久而灿烂的法兰西文明一唱三叹。我漫步在塞纳河畔，看着那些风度翩翩的男士、风情万种的女郎，心里想，这座浪漫迷人又生机蓬勃的花都，它的灵魂就在这里。可惜的是，因为语言的障碍，我不能与他们交谈，从而无法真正了解他们。我实际上并没有进入这座城市。十七年来，一旦想起，便有憾意。听说宋勋写了一部关于巴黎人的书，这正好让我弥补当年的缺憾。我请她将书稿寄给我，先睹为快。

我细细品读了这部《巴黎人》，心中的快慰伴随着阅读的全程。

十七年前那些来往于塞纳河畔的人们，一个个精气十足地向我走来：他们或是博学而谦和、高贵而优雅的经典式的教授夫妇，或是年轻时为工作狂、退休后却有些孤独的富有商人，或是带有几分愚昧但不失善良的家庭主妇，或是单纯但有主见、敢闯世界又深恋父母的阳

光少年，或是冷漠自私、内心空虚的富家寡妇，或是心胸狭窄眼浅势利的女算命师……他们走着，说着，笑着，沉默着，莫不丰满鲜活、平实本色。

宋勋以她寓居近十年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什么是巴黎人：不论肤色，只要在巴黎生活且具有很深的美感、幽默感和浪漫情怀，不打听别人的私事，不随意上门打扰别人的家庭生活，说话声音很小，衣着得体，言谈举止彬彬有礼，尊重女人，不为朋友买单的人。这就是巴黎人，就是我在巴黎三个月想努力了解而未果的人群。他们与中国人的的确有很多不同。然而就是他们，创造了曾经长领欧洲风骚的法兰西文化。

宋勋以她优秀的人格赢得了巴黎朋友的信任与尊敬。同时，也在每时每刻以自身的行为无声地传播着伟大的中华文化，搭起一座中法交流的友好桥梁。感谢宋勋，她让我重返塞纳河畔，而这次的神魂重返，远比当年的旅居要更深入、更有趣。

唐浩明

戊子秋于长沙静远楼

目 录

序·神往巴黎 / 唐浩明	001
家庭妇女——布瓦太太	001
纳斐文和他的家人	030
巴黎富女——洋贵妃	063
法语老师——蒙巩布尔先生	068
法学教授——让·皮埃尔	150
巴黎女人——苏菲	192
巴黎商人——米歇尔	288
后记	377

家庭妇女——布瓦太太



1

布瓦太太是家庭妇女，看上去有五十多岁，大鼻子，蓝眼睛，白皮肤，花白的头发随意盘在脑后，偏高的个头有些发福，冬天也穿裙子，反正家里有暖气，出门有车，所以美丽不冻人。

上了年纪的传统法国女人终年着裙装，不论天气多冷、身体多么不好、年纪多大、抵抗力多么弱，都在寒风中拄着拐杖，坚持穿裙装。

似乎那个年代的法国女人没有穿裤装的习惯。现代女性出来工作，换上了裤装，裙子也从盖脚拖地的全长，发展到露脚的长裙，再发展到过膝盖的中长裙，直至超短裙。今天的法国，大有时尚女人着裤装、传统女人着裙装的格局。

布瓦太太是穿露脚长裙的传统法国女人。

法国女郎不像德国和北欧女人那么高大。她们浓妆艳抹，脂粉气十足，戴重量级首饰和披肩，抽烟，牵狗……

法国女人喜欢戴夸张的、极具装饰性的首饰。她们的大眼睛、大鼻子、大嘴巴……能压住这些“重”金属。

法国女人的扼要：红唇+香烟

布瓦太太不染头发，不施粉黛，不穿高跟鞋，也不吸烟，穿着打扮大方随意，简约地戴一些极具装饰性的饰品，显出不俗的气质和审美品位。

布瓦太太见到我总是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发不出来中国音，所以记不住。

一个熟人天天问你叫什么名字，令人感到很别扭。难怪那些出了国的人都会取个洋名，我还以为他们媚外呢，原来，这里面有点儿误会。

法国人说话慢条斯理、轻言细语，布瓦太太说话声音也很轻。可是，我的儿子烦她话多，说个没完。我倒喜欢她多说话，这样对我学习法语有利。

布瓦太太虽然话多，却不议论别人的私事。

在法国人的生活中，他们很明白自己有什么权利和没有什么权利。虽然言论自由，但有很多话是无权说的。如果您硬生生地说出不该说的话，那就会显出您缺乏教养。法国人不愿意显出自己没有教养，所以说话极为小心和讲究。

难怪传说法语是严谨和高贵的语言，原来除了语法严谨以外，法国人说话的内容、态度、措辞、口气和音量都有讲究。

2

法国人喜欢养宠物，几乎每家都有，非狗即猫。布瓦太太既没养猫，也没养狗，养了一个印度裔女儿，名叫玛丽·布瓦。

我这样说话，在法国环境下并无贬义，因为法国人很尊重动物，尊重生命，把它们当人看待。

玛丽五岁时，布瓦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她，她现在读初中，和我的儿子同校、同年级。儿子告诉我：“玛丽在‘慢班’。”

哎！不就是“慢班”嘛，怎么能这样说话！这才是不尊重呢。我们既要尊重动物，也要尊重个人的生理特点。

法国的学校每年调整一次班级，把学习能力和学习水平相近的学生编排在一个班，使每一个学生都处在适合自己的学习状态，既照顾了学习进度慢的学生，又分离出了学习尖子。所以，今年的同班同学不一定明年还同班。这样换来换

去，使同学能认识很多外班的学生，“同班同学”这个概念很模糊，因为大家都是同学。

3

布瓦太太整天做家务、买菜和接送孩子。

“下周一，早上九点钟，我请您到我家喝咖啡。”布瓦太太提前好几天对我发出邀请。

法国人习惯正式邀请，不接受不速之客。他们认为打扰别人的生活是很不礼貌的行为，是没有教养的表现。

布瓦太太一个人在家。

小圆桌上摆着一碟碟精致的点心和咖啡。这是法国人的



早餐。

法国人不会摆上丰盛的食品招待客人，他们要的是优雅的情调。他们觉得摆那么多东西吃，不雅致。法国人做客时也不说“我吃饱了”、“我吃了很多”，他们只说“我吃得很好”。

“我应该几点钟离开？”坐定后，我问。

在法国，到别人家里做客，要么早一点儿离开，要么直接问清楚离开的时间。这是一定要注意的。

布瓦太太看了一下手表，给了我一个时间。

法国人不说：没关系，您坐，您坐。

漂亮的咖啡壶、精巧的咖啡杯，布瓦太太的咖啡具比咖啡有韵味。法国人讲究食具，似乎食具比食具里的内容更重要。

布瓦太太家里是地毯世界：沙发前茶几地毯、餐厅地毯、走廊地毯、床前地毯、浴室地毯……左一块，右一块，好像打补丁！这些地毯下面是一整块地毯。

好像法国人很少用地板，我去过几个法国人家里，只有一家是用的地板，其他都是用地毯铺地，并且进门不换鞋！我也只好尊重法国人的生活习惯，穿着高跟鞋在他们的漂亮地毯上踩来踩去。

布瓦太太家东西太多。客厅里，各式各样的桌竟有十三张之多，人在里面走，要拐来拐去！书桌、餐桌、咖啡桌、台灯桌、方桌、大圆桌、小圆桌，各式各样，都是她的祖辈留下的老古董。每一张桌上都摆满了精美的东西，有一张小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贝壳，还有一张小桌上摆满了她祖辈

的遗物：古式眼镜、破旧针线包、旧式化妆盒、老式烟斗……

法国人真不嫌麻烦。

我不欣赏法国人这种繁复、堆砌、不嫌麻烦的生活方式，进了他们的家，就像进了仓库——东西多！

法国历史上，王公贵族就是生活在繁复的奢华中，以消耗尽可能多的材料和人工为美。看看法国的建筑风格和餐饮习惯就知道法国人昔日的奢华。今天的法国人仍受其影响。

不过，法国人很有情调。每个房间、每个角落都精心布置，充满了艺术感，只是太密集了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
4

“星期五晚上九点钟，请您和您的孩子到我家来。”布瓦太太又一次邀请我们。

法国人请客是给准确时间的，不会让你提前来打扰。

听说法国人生性冷淡、傲慢，布瓦太太却很好客，可能是因为她的生活有些单调吧！

餐桌上铺着漂亮的桌布，我们两家人围坐。

这是吃点心的阵势。

“我们应该几点钟离开？”坐定后，我问。

“哦，不要紧，今天是周末。”布瓦太太说。

这样，我就不必时不时地抬腕看表，注意时间了。

吃完了点心，布瓦先生开始考察孩子们的学习能力。

布瓦先生是高级工程师，长得很像白求恩。他很少说话，说话的声音比一般法国人更小，基本属于耳语。他说了几句英语，把我儿子乐得不敢笑：也太法国味儿了，简直把人家英语当法语说！

布瓦先生很关心孩子的学习情况，他问了一些学习上的

事，然后，出题考查我儿子的数学能力。我和儿子十分惊讶他作图的水平，那个三角板在纸上被他用起来直转悠，跟玩儿似的！

工程师，见过；这么出手不凡的，没见过！

他的画画水平也很高，说不清楚的时候就画给我们看。他的画比话多！

的确，布瓦太太的女儿智力偏低，但布瓦夫妇对她宠爱有加。

布瓦太太给我看他们夫妇在孤儿院选孩子时拍的照片，照片里有黑孩子、印巴孩子和几个亚裔孩子，没见着一个洋娃娃。可能法国人不太会生孩子。

有一组照片记录了玛丽刚被领养到他们家的情况：一位老修女坐在沙发上，玛丽穿着新裙子趴在地上哭。似乎，他们在为她施洗。

布瓦太太家是天主教家庭，家里挂着十字架和布瓦先生少年时穿着圣袍的照片。

5

我依靠《法汉词典》跟布瓦太太聊天。

布瓦太太从来不翻字典。我把《法汉词典》递给她，她说：“不，你翻，你翻。”她没有查字典的习惯。

由于我听力极差，只能先请她写出来，然后我照着字样翻字典。她也不写，只是一个一个说出字母，让我记下来。一句话，我听写半天，再翻字典半天，聊了一下午也没聊几句。所幸布瓦太太不着急，任我慢慢翻。这使我注意到布瓦太太从来不读书看报、不握笔写字。似乎，她除了干家务，还是干家务。

布瓦太太胆子很小。

有一次，我们在家聊天。

忽然，她觉得门外有动静，立刻不出声了……

静了一会儿，她瞪大了眼睛，神色紧张地轻手轻脚走到门边，趴在猫眼上往外看……

“我害怕。”她轻轻地回来，轻轻地说。

我去看了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

布瓦太太很看重她的家什，生怕遭到偷窃。她看到有朋友到我家来，就悄悄地问我：“他们会偷你的东西吗？”

呀！还有这样怀疑人的啊？

据说，法国人有这份戒心。这是好还是不好呢？很伤人自尊啊！我们中国人宁肯首先相信别人，宁肯自己先吃亏，也不会首先把人看低，伤人自尊心。

法国人不说：人不负我，我不负人。

6

我常常和布瓦太太一起去买菜和接孩子放学。

布瓦太太一边驾车，一边与我聊天。

我听不懂也听着，有些话可以猜到。

忽然，前面出现一辆白色美国林肯加长车，我们的眼睛一亮，哇，好风光！

在法国，看不到欧洲生产的加长轿车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国土小，没地儿放吧。

“这种车有几个座位？”布瓦太太指着这辆加长轿车问。

我没听懂。

“这种车有几个座位？”她复述了一遍。

我还是没听懂！

她指指自己的车椅，又一字不差地说了一遍。

我还是不知道她要问什么。是要问座椅的皮质？还是车里的装饰？我的脑筋在飞转着猜她的意思，往高级、高雅、情调里猜！

她又以同样的语气、同样的语速、同样的句子说了一遍。

怎么办？还是不懂。我那该死的法语！

她又以同样的语气、同样的语速、同样的句子说了一遍。真佩服布瓦太太的耐心！

“？”我还是满眼困惑地看着她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这种车……呵呵，有几个……呵呵……”布瓦太太笑得说不下去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我们大笑，那辆车早就不知跑哪儿去了！

“六……遍，呵呵……”布瓦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不，五遍！”

“啊，这句，哈哈……你听懂了！”

“哈哈……是啊。”

我们笑个不停。

布瓦太太就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往我耳朵里灌法语，是我的最佳语音老师。

不久，我在中国城的停车场意外地看到了那辆白色林肯加长车！很可能，这辆车与法国人没关系。

法国人不用加长车，他们用车很实际，代步工具而已。很多有钱人住着花园小楼，却驾着普普通通的车从缓缓打开的大铁门里出来。当然，很可能，他们的车库里还有几辆不同用途的车，只是在度假或兜风时才用一用。那些驾着敞篷跑车的老头儿是巴黎的浪漫风景。

布瓦太太的车是“标致”，布瓦先生的车是“雷诺”。

直到很久以后，我才恍然大悟当初布瓦太太所问的关于加长车的问题！我没想到在她的脑子里，加长车就像地铁一样，有很多座位，可以坐很多人。

布瓦太太真是一位富有而天真的家庭妇女。

7

有一次，我和布瓦太太一起去学校接孩子。

路上，三个阿拉伯人违章横过马路。

布瓦太太面无表情，提挡、加油、冲上去！

那三个外国人急忙后退，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过去……

布瓦太太若无其事地驾着车，好像她什么事也没干过。

我慢慢地转过头，“若无其事”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嘿嘿”，她笑了笑，有一点儿不好意思，毕竟狠了点儿。

法国人当仁绝对不让。他们捍卫属于自己的任何一点儿权利。传说法国人自私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法国人的一句口头禅是：“那么，我呢？！”

到了学校，停车是个问题。布瓦太太把车停在人家门口，不下车，一旦需要，就马上挪开，绝不妨碍人家进出。在法国，妨碍或影响别人是缺乏教养的表现，是很糟糕的行为。

虽说法国人自私，绝不出让自己的权利，但他们也不随意侵占别人的利益。法国人的“私人意识”很强，如果妨碍别人，是很不礼貌的，会被视为没有教养。私人的东西和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。

每次购物回来，布瓦太太都把零钱扔在一个抽屉里不作处理，等到法郎换欧元的时候傻了眼：满满一抽屉的钱，怎么花得完？！只好每天晚上一家三口坐在灯下一个一个地数，用纸一卷一卷地包成钱棍，然后写上金额，由布瓦太太带出去花。

布瓦太太提着沉重的钱包到处买菜。

“您好。”布瓦太太对结算柜台说。

“您好。”结算小姐礼貌地回答。

法国人在柜台付款时，要说“您好”、“谢谢”、“再见”。

“您可以收这个吗？”布瓦太太拿出几条钱棍。

“不要。谢谢。”

哈哈……我心里忍不住笑！

早干吗去了？！往里扔的时候不动脑筋，现在钱成堆了才发愁。这是碰到换欧元了，要不然，您还非得攒够一麻袋不可！

不知道布瓦太太是怎么处理掉那么多钱的，可能是拿到银行换，但数的工夫是少不了的。银行也麻烦，尽管有数硬币的设备，还是得有专人陪她。

现金是用来流通的，多了几个这样囤钱的太太，国家要花多少不必要的力气造币啊？

真服了布瓦太太的傻劲儿！她是不在乎钱吗？

布瓦太太既不会织毛衣，也不会使针线。她的裙子掉了一颗纽扣，不会缝，她就在出门时用手挡着那个开口的部位。我看她这样不方便，就帮她缝上了。

别看布瓦太太不会使针线，可是各种各样的针、各色各样的线拥有整整一抽屉！有可能都是她祖上传下来的。